



百家
笔
会

带你 看蛇桥

□ 莫晓鸣



亲情
家
事

和月亮 交换心事

□ 沈贵芳

儿时,喜欢爬上屋顶看月亮。明月朗朗的晚上,母亲和我一起望着月亮,为我梳漂亮的公主头,用方言教我念童谣。安静的村庄像是着上了一层淡淡的银辉,土地、花木、河流,月光下的一切,轻轻柔柔的,散发着亲切的芬芳。

母亲也喜欢看月,还懂得根据月亮的变化来预测天气。她常说“云盖中秋月,雨沃元宵灯”,意思是说,如果中秋之夜,月亮被云层盖住,那么来年元宵前后,必定春雨连绵,元宵灯都要被淋湿了。像这样的谚语还有很多,比如“月色胭脂红,非雨即是风”。

乡村
韵
味

麦场上 纳凉

□ 董青春

从前乡村没有空调时,村头麦场上是乡亲们夜晚纳凉的好去处。夕阳西下,暮色四合,洋槐树上聒噪了一天的知了静了下来。靠近村头的乡邻早已用扫帚将麦场扫净,洒了一遍井水压住了灰尘。有老人在场边燃着几小堆麦糠,飘散的烟雾可以驱赶走麦场上的蚊虫。

吃过晚饭,乡亲们洗了澡,提着凳子,握着芭蕉扇,腋下夹着张柴席子,相互叫唤着:“走啊,到村头纳凉啊——”

麦场上已来了好多人,大人们聚在场中间,大都坐在凳子上,也有躺在席子上的。他们随意地拉着家常,谈说着庄稼的长势和收成,市场上畜禽的行情。大姑娘小媳妇们“占据”着麦场的一角,女人们话题丰富:张家媳妇生了个大胖小子,李家闺女找个对象是供销社拿薪水的,王二嫂的发型是最时髦的,小菊花她们进城照相去了……孩童们拖着柴席子在麦场周边吵吵嚷嚷,跑来跑去,一会东一会西的。他们用火柴点燃陈年的蒲棒子熏蚊虫,端着玻璃瓶子在麦场边的菜园里追着捕捉萤火虫……

如今家家安装了空调,乡亲们再也不用到村头麦场上纳凉了,但我还会时常想起童年时在村头手捧蒲扇奔跑着追逐萤火虫的情景,想起乡亲们麦场纳凉其乐融融的画面……

我说周末再带你去,其实五十多里外的蛇桥,整个季节都会蛰伏在那里。周末游人更多,争奇斗艳的面孔,热闹也是一种风景。但你偏不依,偏要天亮后就去,一种小女人的情绪瞬息万变,朦胧灯光里,你的脸,变小,变硬,顿时与茶坊温婉的氛围违和。我今天带你去,清早出门天气凉爽,电话里,你欢悦的声音说整待发。我看着你由远而近走出小区门口,一袭白裙迎风微微拂动。而此时,城市一夜酣睡后恢复活力,太阳久久地躲在云层里。

昨晚在茶坊,我对你讲述蛇桥的来历。这之前我曾对你讲过丘濬,明代海南的一位大贤,学识渊博,官至宰辅,他的石塑像头微仰,有一副刚毅的面容。最早的石桥在他提议下建成,村民信任德高望重的智慧,他的威名令人慑服。从此石桥拦水灌溉农田,终结村与村间争水械斗,还便利村民过河。大贤者兼具大德,睹物思人,丘濬的名字因此在石桥上延续了几百年。呈现于当世的蛇桥长约两百米,横贯龙塘镇国仓村旁的成,模样笨重,中间有好几处泄水桥洞。初名美味桥,美味河上美味桥,俗到有味名字,古人的命名抱朴守拙。因石垒桥身弯曲如蛇,当代人便将“美味桥”改为蛇桥。水间蛇动,桥立时有灵性。

车刚驶出海口市区,太阳露出云层,斜悬东方天空,洒下一片橙黄色柔光。你坐在副驾驶座上很少言语,似乎正一心一意观赏窗外的风光,在意尘土中闪过的人影和房屋。也可能想起了你的过往,近期你经常这样,不堪的往事常扯着你下坠,一想呼吸就急促粗重,你经常不知不觉地陷入往事泥潭。每个人都掌管着自己的人生,都有往事,你那段遭遇却不合你的本性,近似荒唐,一段完全失控的日子。

这是一个很俗气故事,意乱情迷,放纵与陷阱,与世上流行的种种片段无异。海南黎族的“三月三”是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,每逢这天,黎族同胞带着米酒、竹筒饭、粽子,穿着绣有大力神的服饰,从四面八方赶来汇集,他们祭拜祖先,唱山歌,跳竹竿舞和槟榔舞。去年三月三,在位于海南岛中部的保亭,你认识了一个在海口工作的湖北籍男子,你一见魂飞,一个男游客和一个女游客的偶遇,旋即成为你心心念念的天赐缘分。他模样出众,俏皮幽默,初见时每句话都令你心敞开心,如久旱禾苗迎接雨露。至今你仍承认,在那段日子里,他彻底驾驭了你的人生,他手握缰绳,你高傲的青春不再高傲。短短半年的恋情,因男女相爱始,以居心叵测结局。这个仪表堂堂的男人挥霍无度,挥霍你仅有的钱财,挥霍你的青春,然后转身衣冠楚楚再去寻找下一个宿主。上苍有灵,这个男人最近于一场车祸,从此轮椅支撑着他的日和夜。本来这足以平衡你的内心,胜却无数抚慰言语,但你太善良,这个消息使你更加患得患失。为他的不幸,为你自己的不幸。

停好车,我从后座拿出一把紫罗兰色雨伞递给你。你不接,你说要完全暴露在阳光里,晒成一个黑色的野孩子。正如所料,今天的游人不多,我们沿着长条石块铺就的台阶一步步朝河边走。这段约百米长的台阶铺设于明朝成化年间,距今五百多年,我低头忽然想到那些满汗铺路的古人,我们脚踏着古人的汗渍前行。眼前的河水闪着粼粼金光,美味河边是美味山,一座林木茂密的小山丘。山上紧挨桥头的地方,竖立着“丘濬祭抱元境神碑”,碑文苍老刚劲,密密排列,勒石记述,真正名垂青史的历史记忆。这时我还在诧异,这里古人对山和水的命名竟与食物有关,十足的味觉体验,取名美味,是向往,是渴望,抑或大快朵颐后的回味之作?没有人能回答,徐徐清风送来稻田和河水的味道。

桥头竟酝酿出商机,沿着台阶,两边有许多坐在矮凳上卖农产品的农妇。她们年龄不等,皱衣服随意混搭,眼中满是期待。小摊位上有酸豆、苦瓜、茄子、腌制好装在塑料瓶里

悄悄地告诉我,只要把心事跟月亮诉说,愿望很快就会实现。我躺在祖父的臂弯里,望着天际的月亮。祖父抱着我走,月亮也跟着我走;祖父停下来立定,月亮也似静止一般。我觉得新奇又有趣,仿佛月亮就是另一个自己。那晚,月亮似乎真的听懂了我的心事,终于把母亲呼唤回家。母亲看到我大半夜在院子里还不睡觉,就指责我怎么这样不懂事。我信誓旦旦地解释:“妈妈,你不知道,我们每晚都在和月亮交换心事呢!”母亲把我抱下来,许久不言,继而悄然泪下。

后来,在一个月明风清的夜晚,母亲缓缓道出自己的故事。外婆育有九个孩子,家中经济条件自然不宽裕。那时,母亲应该是八九岁的光景,就开始一边上学,一边钩花补贴家用。每天夜晚,月亮不眠,她的双手不停地上下翻飞。母亲也不是没羡慕过小伙伴,他们早早完成课后,就在月

色下嬉闹玩耍。有时候,被钩针勒到手疼,但想到年幼的弟妹,她也不敢说出来,只好跟月亮吐槽,幻想着剪一段月光变成魔法棒,随手一挥,所有的钩花任务就能完成。有一回,母亲的手实在疼到无法写字,于是小心翼翼地请求外公向老师请半天假。外公家教甚严,以为母亲偷懒,于是非但不同意,还增加了钩花工作量,以表惩罚。母亲不敢反驳,默默地月光下流着泪干活。没有人清楚,月亮知道这个柔弱的小女孩多少心事,又见证了她的多少努力和辛酸。

我偷偷地看了一眼母亲,她的眼神平静深邃。母亲深情地望着月亮,意味深长地说,其实,每个人在难熬的长夜中,一定都有自己的月亮。那一瞬间,我似乎被什么击中了。原来,当一个人学会了和月亮交换心事,就有一种东西在生根发芽,它的名字叫作“成长”。

来,来,来,喝擂茶啦!”妈妈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米擂茶,瞬间,山胡椒的鲜香与大米醇厚交织成一股诱人的香气,悄悄钻入我的鼻间。闭上眼,深吸一口气,那香气仿佛能唤醒所有的感官。等茶凉了会儿后,我迫不及待地饮下一大口,细细咀嚼,咽下肚去,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暖流:“米擂茶简直是人间至味!”孩提时代,擂茶于我而言,是日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无论是自家灶台上咕嘟咕嘟冒泡的温馨,还是邻里间分享的温情,乃至宴席前的那一抹清新开胃,擂茶总以它独有的方式,编织着我童年的记忆。在我们家乡这片土地上,擂茶不仅是饮品,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,几乎每一家都能烹制出属于自己风味的擂茶,技艺娴熟,代代相传。

最近一次喝到自家做的擂茶还是在前年春节。那天的午后阳光慵懒,姐姐不经意间的一句“想喝擂茶”,奶奶就开始张罗了。我们全家最会做擂茶的非她莫属。奶奶将茶叶、花生、芝麻、山胡椒、大米洗净浸泡,又准备了两个甜玉米,这顶甜玉米的任务落在了我和

弟弟身上,一粒粒晶莹剔透的玉米粒落入碗中,发出一声又一声脆响。接着奶奶将水加入铁锅的四分之三处,水烧开后我将玉米粒倒入锅中。烧水的同时,奶奶将茶叶、芝麻、花生等放入擂钵中,用擂棍反复研磨。擂累了,奶奶就歇着,跟我们唠会儿嗑,由姐姐接力擂,直至成为细腻的糊状茶泥。当茶泥与沸水交融,加盐调味,一锅香气四溢的米擂茶便诞生了。全家人围坐电视前,品茶谈笑,我们三姐弟关于成长的趣事被一一翻出,笑声与茶香交织成最温馨的画面。

而夏日的记忆,则属于那抹冰擂茶的清凉。每年放暑假,我都会拉上好友在沿河街上散步聊天,冰擂茶便成了我们小憩时的首选饮品。不同于米擂茶的醇厚,冰擂茶以它的甜蜜与冰爽,驱散了夏日的炎热。搭配着小摊上的免费瓜子,我们的话题从学业到梦想,从过去到未来,无所不谈。那份自在与惬意就像是舟车劳顿中的补给,让疲惫的我们重新充满活力。

在外求学的日子里,我时常怀念家乡的擂茶,试着在异乡的擂茶

的芋头梗,她们不停地向游人唠叨这些是自家农产品,纯天然种植。

你拉住我停在一个中年妇女摊位前,她伸过来的左手令我心里一凛。她左手没有手掌,手腕处光秃秃,带着难看的疤痕,在花衬衫袖口时隐时现。没等她对你介绍完这些农产品没打农药,自己家人也吃,你已往购物袋里装两把黑豆、两瓶腌制芋头梗和卖剩的几个苦瓜。你的善良,你的怜悯之心,全装在这只袋子里。在这个码头,在这个瞬间,这些被我铭记,就如记住世间的艰辛和美好。

站在岸边放眼远眺,河面不宽,一条弯曲的石桥横亘水上,确实酷似蛇状。对岸是一大片稻田,望不到边,正长着绿油油的禾苗,随风掀起一波波绿浪。这时石桥高出河面不足一尺,枯水期见桥,雨水充沛的秋冬两季,水涨桥隐。据当地老人说,最初桥建成直线,好几次被大水冲塌,后才建成弯曲状,耐水冲击力。听我回顾一下寥寥的物理知识,轻轻点头,看似很有道理。这是蛇桥的另一个版本,我第一次听说。如果真如此,我们都应该感谢这个聪明的古人,经他的灵光一现,蛇桥才得以蛇形呈世。

今天所有走上桥面的人,都不是为了过河,桥的尾部坍塌了,石块散布水中。凸凹不平的桥面狭窄,仅宽约一米,石块垒石块成桥,互相勾连,彼此依赖,中间不用黏土。悬空的太阳热辣,你前,我后,我俩很难并肩走在桥上。水中有你我的倒影,影随人移,又被风吹皱。我们前面走着一些人,后面也走着一些人,众多的皮鞋和高跟鞋叩击桥面,清脆的声响,随风在水面飘荡。

这时我想,如果这些声音都是叩问,答案究竟是什么?如果这些声响都是答案,又有多少人能听懂?在这空旷的天地间,如此脆亮,如此铿锵有力。我只知道去年一个看过蛇桥的人,以禅心写下禅语:“踩蛇桥苦尽甘来。”我想他一定心里太苦,你说大概是走完这条弯曲石桥后的祈愿。

还有洗纱的女子,捡贝壳的少年,泊船的渔夫,他们用心船的喜悦,谱写着黄河一样朴实的民谣,在清风抚摸的绸缎上歌唱。清脆的歌谣在河堤上荡漾,银色的月光笑出了梨花飘雪的梦想。石嘴子的石头也笑如花。它们一笑,就再也合不拢嘴,它们的嘴里含着煤炭的秘密,也含着黄河一路向北的曲调和歌谣。

黄河从我家门前梳理着长长的发丝流过。灰鹤白鸬鹚们在丝绸上练习刺绣。蓝天把羊群赶下黄河洗澡,黄河把堆堆羊毛赠予天空以备取暖。摇动时光的水车,嘹亮的号子,挥手的帆船,耀眼的银链,跳跃的鱼儿……这些黄河喷涌的词语,正在认真淬炼一首关于黄河文字行吟里的辞章。

店里寻找那份熟悉的味道,但往往只是徒劳。我开始明白,家乡的米擂茶之所以如此难以忘怀,不仅仅是因为它独特的口感和香气,更是因为它承载了太多关于家的记忆和情感的寄托。那些与家人共度的时光,那些欢声笑语,那些平凡而又温馨的日常,都随着每一次的品尝,在我的心中缓缓流淌,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店里寻找那份熟悉的味道,但往往只是徒劳。我开始明白,家乡的米擂茶之所以如此难以忘怀,不仅仅是因为它独特的口感和香气,更是因为它承载了太多关于家的记忆和情感的寄托。那些与家人共度的时光,那些欢声笑语,那些平凡而又温馨的日常,都随着每一次的品尝,在我的心中缓缓流淌,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店里寻找那份熟悉的味道,但往往只是徒劳。我开始明白,家乡的米擂茶之所以如此难以忘怀,不仅仅是因为它独特的口感和香气,更是因为它承载了太多关于家的记忆和情感的寄托。那些与家人共度的时光,那些欢声笑语,那些平凡而又温馨的日常,都随着每一次的品尝,在我的心中缓缓流淌,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店里寻找那份熟悉的味道,但往往只是徒劳。我开始明白,家乡的米擂茶之所以如此难以忘怀,不仅仅是因为它独特的口感和香气,更是因为它承载了太多关于家的记忆和情感的寄托。那些与家人共度的时光,那些欢声笑语,那些平凡而又温馨的日常,都随着每一次的品尝,在我的心中缓缓流淌,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店里寻找那份熟悉的味道,但往往只是徒劳。我开始明白,家乡的米擂茶之所以如此难以忘怀,不仅仅是因为它独特的口感和香气,更是因为它承载了太多关于家的记忆和情感的寄托。那些与家人共度的时光,那些欢声笑语,那些平凡而又温馨的日常,都随着每一次的品尝,在我的心中缓缓流淌,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店里寻找那份熟悉的味道,但往往只是徒劳。我开始明白,家乡的米擂茶之所以如此难以忘怀,不仅仅是因为它独特的口感和香气,更是因为它承载了太多关于家的记忆和情感的寄托。那些与家人共度的时光,那些欢声笑语,那些平凡而又温馨的日常,都随着每一次的品尝,在我的心中缓缓流淌,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店里寻找那份熟悉的味道,但往往只是徒劳。我开始明白,家乡的米擂茶之所以如此难以忘怀,不仅仅是因为它独特的口感和香气,更是因为它承载了太多关于家的记忆和情感的寄托。那些与家人共度的时光,那些欢声笑语,那些平凡而又温馨的日常,都随着每一次的品尝,在我的心中缓缓流淌,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店里寻找那份熟悉的味道,但往往只是徒劳。我开始明白,家乡的米擂茶之所以如此难以忘怀,不仅仅是因为它独特的口感和香气,更是因为它承载了太多关于家的记忆和情感的寄托。那些与家人共度的时光,那些欢声笑语,那些平凡而又温馨的日常,都随着每一次的品尝,在我的心中缓缓流淌,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店里寻找那份熟悉的味道,但往往只是徒劳。我开始明白,家乡的米擂茶之所以如此难以忘怀,不仅仅是因为它独特的口感和香气,更是因为它承载了太多关于家的记忆和情感的寄托。那些与家人共度的时光,那些欢声笑语,那些平凡而又温馨的日常,都随着每一次的品尝,在我的心中缓缓流淌,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店里寻找那份熟悉的味道,但往往只是徒劳。我开始明白,家乡的米擂茶之所以如此难以忘怀,不仅仅是因为它独特的口感和香气,更是因为它承载了太多关于家的记忆和情感的寄托。那些与家人共度的时光,那些欢声笑语,那些平凡而又温馨的日常,都随着每一次的品尝,在我的心中缓缓流淌,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店里寻找那份熟悉的味道,但往往只是徒劳。我开始明白,家乡的米擂茶之所以如此难以忘怀,不仅仅是因为它独特的口感和香气,更是因为它承载了太多关于家的记忆和情感的寄托。那些与家人共度的时光,那些欢声笑语,那些平凡而又温馨的日常,都随着每一次的品尝,在我的心中缓缓流淌,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店里寻找那份熟悉的味道,但往往只是徒劳。我开始明白,家乡的米擂茶之所以如此难以忘怀,不仅仅是因为它独特的口感和香气,更是因为它承载了太多关于家的记忆和情感的寄托。那些与家人共度的时光,那些欢声笑语,那些平凡而又温馨的日常,都随着每一次的品尝,在我的心中缓缓流淌,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店里寻找那份熟悉的味道,但往往只是徒劳。我开始明白,家乡的米擂茶之所以如此难以忘怀,不仅仅是因为它独特的口感和香气,更是因为它承载了太多关于家的记忆和情感的寄托。那些与家人共度的时光,那些欢声笑语,那些平凡而又温馨的日常,都随着每一次的品尝,在我的心中缓缓流淌,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水面
黄河正在梳理长长的发丝,啾啾学语的涟漪在沙滩上进行涂鸦素描方面的写生。一些鹅卵石如淘气的孩童,扔掉衣服游到岸边练习憋气。鱼儿们随浪花在黄河温暖的风衣里捉迷藏。几只白鹤在离我们不远的礁石上谈论心得。我们的欢喜,如天女散花般漂在水面上。风随手一扬就成了飞上枝头的鸟鸣,清脆的唱着,这平静而广阔的田野。

水面
黄河正在梳理长长的发丝,啾啾学语的涟漪在沙滩上进行涂鸦素描方面的写生。一些鹅卵石如淘气的孩童,扔掉衣服游到岸边练习憋气。鱼儿们随浪花在黄河温暖的风衣里捉迷藏。几只白鹤在离我们不远的礁石上谈论心得。我们的欢喜,如天女散花般漂在水面上。风随手一扬就成了飞上枝头的鸟鸣,清脆的唱着,这平静而广阔的田野。

水面
黄河正在梳理长长的发丝,啾啾学语的涟漪在沙滩上进行涂鸦素描方面的写生。一些鹅卵石如淘气的孩童,扔掉衣服游到岸边练习憋气。鱼儿们随浪花在黄河温暖的风衣里捉迷藏。几只白鹤在离我们不远的礁石上谈论心得。我们的欢喜,如天女散花般漂在水面上。风随手一扬就成了飞上枝头的鸟鸣,清脆的唱着,这平静而广阔的田野。

水面
黄河正在梳理长长的发丝,啾啾学语的涟漪在沙滩上进行涂鸦素描方面的写生。一些鹅卵石如淘气的孩童,扔掉衣服游到岸边练习憋气。鱼儿们随浪花在黄河温暖的风衣里捉迷藏。几只白鹤在离我们不远的礁石上谈论心得。我们的欢喜,如天女散花般漂在水面上。风随手一扬就成了飞上枝头的鸟鸣,清脆的唱着,这平静而广阔的田野。

水面
黄河正在梳理长长的发丝,啾啾学语的涟漪在沙滩上进行涂鸦素描方面的写生。一些鹅卵石如淘气的孩童,扔掉衣服游到岸边练习憋气。鱼儿们随浪花在黄河温暖的风衣里捉迷藏。几只白鹤在离我们不远的礁石上谈论心得。我们的欢喜,如天女散花般漂在水面上。风随手一扬就成了飞上枝头的鸟鸣,清脆的唱着,这平静而广阔的田野。

水面
黄河正在梳理长长的发丝,啾啾学语的涟漪在沙滩上进行涂鸦素描方面的写生。一些鹅卵石如淘气的孩童,扔掉衣服游到岸边练习憋气。鱼儿们随浪花在黄河温暖的风衣里捉迷藏。几只白鹤在离我们不远的礁石上谈论心得。我们的欢喜,如天女散花般漂在水面上。风随手一扬就成了飞上枝头的鸟鸣,清脆的唱着,这平静而广阔的田野。

水面
黄河正在梳理长长的发丝,啾啾学语的涟漪在沙滩上进行涂鸦素描方面的写生。一些鹅卵石如淘气的孩童,扔掉衣服游到岸边练习憋气。鱼儿们随浪花在黄河温暖的风衣里捉迷藏。几只白鹤在离我们不远的礁石上谈论心得。我们的欢喜,如天女散花般漂在水面上。风随手一扬就成了飞上枝头的鸟鸣,清脆的唱着,这平静而广阔的田野。

水面
黄河正在梳理长长的发丝,啾啾学语的涟漪在沙滩上进行涂鸦素描方面的写生。一些鹅卵石如淘气的孩童,扔掉衣服游到岸边练习憋气。鱼儿们随浪花在黄河温暖的风衣里捉迷藏。几只白鹤在离我们不远的礁石上谈论心得。我们的欢喜,如天女散花般漂在水面上。风随手一扬就成了飞上枝头的鸟鸣,清脆的唱着,这平静而广阔的田野。

水面
黄河正在梳理长长的发丝,啾啾学语的涟漪在沙滩上进行涂鸦素描方面的写生。一些鹅卵石如淘气的孩童,扔掉衣服游到岸边练习憋气。鱼儿们随浪花在黄河温暖的风衣里捉迷藏。几只白鹤在离我们不远的礁石上谈论心得。我们的欢喜,如天女散花般漂在水面上。风随手一扬就成了飞上枝头的鸟鸣,清脆的唱着,这平静而广阔的田野。

水面
黄河正在梳理长长的发丝,啾啾学语的涟漪在沙滩上进行涂鸦素描方面的写生。一些鹅卵石如淘气的孩童,扔掉衣服游到岸边练习憋气。鱼儿们随浪花在黄河温暖的风衣里捉迷藏。几只白鹤在离我们不远的礁石上谈论心得。我们的欢喜,如天女散花般漂在水面上。风随手一扬就成了飞上枝头的鸟鸣,清脆的唱着,这平静而广阔的田野。

水面
黄河正在梳理长长的发丝,啾啾学语的涟漪在沙滩上进行涂鸦素描方面的写生。一些鹅卵石如淘气的孩童,扔掉衣服游到岸边练习憋气。鱼儿们随浪花在黄河温暖的风衣里捉迷藏。几只白鹤在离我们不远的礁石上谈论心得。我们的欢喜,如天女散花般漂在水面上。风随手一扬就成了飞上枝头的鸟鸣,清脆的唱着,这平静而广阔的田野。

水面
黄河正在梳理长长的发丝,啾啾学语的涟漪在沙滩上进行涂鸦素描方面的写生。一些鹅卵石如淘气的孩童,扔掉衣服游到岸边练习憋气。鱼儿们随浪花在黄河温暖的风衣里捉迷藏。几只白鹤在离我们不远的礁石上谈论心得。我们的欢喜,如天女散花般漂在水面上。风随手一扬就成了飞上枝头的鸟鸣,清脆的唱着,这平静而广阔的田野。

水面
黄河正在梳理长长的发丝,啾啾学语的涟漪在沙滩上进行涂鸦素描方面的写生。一些鹅卵石如淘气的孩童,扔掉衣服游到岸边练习憋气。鱼儿们随浪花在黄河温暖的风衣里捉迷藏。几只白鹤在离我们不远的礁石上谈论心得。我们的欢喜,如天女散花般漂在水面上。风随手一扬就成了飞上枝头的鸟鸣,清脆的唱着,这平静而广阔的田野。

水面
黄河正在梳理长长的发丝,啾啾学语的涟漪在沙滩上进行涂鸦素描方面的写生。一些鹅卵石如淘气的孩童,扔掉衣服游到岸边练习憋气。鱼儿们随浪花在黄河温暖的风衣里捉迷藏。几只白鹤在离我们不远的礁石上谈论心得。我们的欢喜,如天女散花般漂在水面上。风随手一扬就成了飞上枝头的鸟鸣,清脆的唱着,这平静而广阔的田野。

天涯
诗
海

回故里

(外二首)

■ 王琪

停下来,就此歇息吧——
旧时光惹下的一身尘埃尽可抖掉

母亲的呼唤依稀可辨
当我走村串巷,借照亮乡间的一盏烛火,回至泉溪镇
那黄昏时分的石头桥,牧马河
遍布着抚慰人心的暖色

青石板,重又泛起无以数计的
层层辉泽
一道沧桑的记忆,附着于红砖
青瓦

古朴的亭台楼榭
演绎出神秘的往事,恍若昨日

去了远方的人陆续返回
埋藏心底的伤痕
再也不能像打开旧年的门
而悠远质朴的山歌,只要一唱
起来

精灵般的音符,便跟着
屋檐下的雨滴,妙曼舞蹈

要去柳荫下听你倾诉
要依偎在你的怀里甜蜜入梦
要在兰花飘香的时节
看到泉溪——这人间的温情
小镇

闲适自在的日子,爬上这里每
位子民
光洁而闪亮的额头

枯 湿 的 心 田

只需轻瞥一眼
刺眼的光芒就自城南水乡暗自
涌来

瓦蓝、翠绿、莹白、绀青、黛紫……
轻描淡写,或浓墨重彩
无一不流露出岁月的真相

枯湿的心田一定等着什么填补
青山绕着白云在高处
老店铺飘出浓郁的米酒
凭栏眺望河埠头
粼粼微波,被两岸的灯火暖暖
点燃

再没有别处,可以遥想,向往
褶皱的日子在一杯茶香里慢慢
溶解

滂沱大雨业已结束
朱红色油漆的门扇内
那醉着的人,无非隔着儿女情长
隔着今夜,浓淡相宜的乡愁

马 家 川

穿过这道丘陵
和深不可测的沟壑
就是等待收割的荞麦地了
风时急时缓,山色挂在眉间
那个城市里的逃离者,用再大
的胸怀
也难以盛装这层层叠叠的梯田

在川道与川道之间
树是静默的,阳光形成金色碎
片

撒落给鸟鸣和钟声
它们不必交换眼神,不必谁去
敲击

我也能读懂其间
暗含的隐喻,大于一个人
面对秋天的大声诵读

有些青草已经发黄
有些路人可以把酒言欢
当我颤抖的笔下,描绘出远山
明晰的轮廓
正向村口张望的那清凉的额头
早已有了暗黄的斑纹